

文學研究法

三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得此一書
勝他萬卷

辭源

四百餘萬字
三千餘頁

文學之淵藪

本書所輯辭語科目列下

經學 小學 文學 哲學 宗教 教育 歷史 地理 法政 理財 軍事 天文 地文 物理 化學 算學 動物 植物 礦物 生理 衛生 醫學 農業 工業 商業 美術 及成語俗語等無不一律齊備

常識之府庫

新舊名辭中外
典故無不詳備

定價表

略號	冊數	定價	輪船火車 已通郵費	輪船火車 未通郵費
甲種大	十二冊	二十元	八元八角	八元
乙種大	二冊	二十元	一元	二元
丙種大	二冊	十四元	八角	二元
丁種中	二冊	七元	四角	四角
戊種小	二冊	五元	三角	三元
計另費郵國外				

編輯者數十人
費時歷七八載

文學研究法卷三

桐城姚永樸仲實

性情

左傳載魯叔孫豹之言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韓退

四 年二十

韓退

之答劉正夫書云。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夫曰立言。曰能自樹立。皆不肯依傍他人之辭也。故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成一家之言。魏文帝典論稱徐偉長云。唯幹著論成一家言。與吳質書云。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足傳於後。陳思王與楊德祖書云。將成一家之言。黃山谷以右軍書贈邱十四詩云。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蓋自成一家。而後謂之立言。謂之能自樹立。其性情乃可著之天下後世。何謂性情。白虎通

性情篇云。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又云。五性者仁義禮智信也。六情者喜怒哀樂愛惡。所以扶成六性。夫人性內函。而外著爲情。其同焉者性也。其不同焉者情也。惟情有不同。斯感物而動。性亦不能不各有所偏。故剛柔緩急。胥於文章見之。苟不能見其性情。雖有文章。僞焉而已。奚望不朽哉。文心雕龍情采篇云。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辨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

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况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斯言也。眞搔著癢處矣。近世益都趙秋谷信執談龍錄云。文中宜有

人在。吾邑方植之昭昧詹言云。詩中須有我意。正相同。

蓋旣爲文學

家。必獨有資稟。獨有遭際。獨有時世。著之於辭。彼此必不能相似。文心雕龍體性篇論文有八體。而云。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

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此言各有其資稟也。若夫韓退之送孟東野序。謂東野與李翱張籍之鳴信善。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愁思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此言人生遭際。或窮或達。而文章之體。因之而分。是故達而在上。則有如班孟堅所謂抒下情而通諷諭。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者。賦兩序都窮而在下。則有如歐陽永叔所謂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者。

彥寺丞書云。閣下方以才名爲士林推重。當世名卿鉅儒。凡與游者。其作爲文章。莫不道聖功。揚德音。如觀樂於宗廟。和平嘽緩。無不得其宜。若夫廢放之人。其心思以深。故其言或窘或迂。或激或哀。異此則非本於情。矯爲之也。譬諸急絃促軫。烏足留大雅之聽哉。此言憂樂之不能強同。尤爲親切。至於時世所值。與文章更有莫大之關繫。凡切於時世者。其文乃爲不可少之文。若不切者。雖工亦可不作。昔惜抱先生賈生明申商論云。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邕張裕。其用意一出於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賈生告文帝以體髀之所。非斤則斧。意亦猶是。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火而進翼者。何以異。蓋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

如此而鼂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此言立論之必當乎其時也。又梅伯言答朱丹木書云。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言。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嘉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概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吳摯甫先生亦告永樸云。凡儒釋之辨。朱陸漢宋之爭。在始言之者。因其時說之方熾。故爲卓識正論。若今日取而覆衍之。雖欲不謂之腐得乎。綜觀諸條。庶可以知文章必根乎性情之故矣。是故有志學文者。其始必力求與古人相似。而不能不從事

於摹倣。觀惜抱先生跋劉海峯詩云。海峯先生詩。初猶有摹古之痕。入
黟以後所作。如鯤化爲鵬。超然九萬里矣。夫古今睽絕。以今追昔。非擬
學何由得近。才高者取其精華。才卑者獲其糟粕。功深者化其痕迹。功
淺者滯於形模。此在昔人集中。亦多利病互見耳。不得以長覆短。亦不
得以短覆長。世之陋才。力不能追希古哲。苟爾成篇。義猥詞鄙。反以脫
化自矜。遺哲匠之巨材。訾一端之小失。欺誣後生。蕩滅型矩。此文運之
所以衰也。與管異之書云。今人詩文。不能追企古人。亦是天資遜之。亦
是塗轍誤而用功不深也。若塗轍既正。於古人最上一等文字。諒不可
到。其中下之作。非不可到也。昌黎不云其用功深者其收名遠乎。近世
人習聞錢受之謙益偏論。輕譏明人摹倣。文不經摹倣。亦安能脫化。觀古
人之學前古。摹倣而渾妙者自可法。摹倣鈍滯者自可棄。雖揚子雲亦

當以此義裁之。豈但明賢哉。與伯昂從姪孫之元書云。近人每云作詩不可摹擬。此似高而實欺人之言也。學詩文不摹擬。何由得入。須專摹擬一家。已得似後。再擬一家。如是數番之後。自能鎔鑄古人。自成一體。若初學未能逼似。先求脫化。必全無成就。譬如學字而不臨帖可乎。曾文正公家訓云。作文宜摹倣古人間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元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卽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倣。而後間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此皆言摹擬古人而求與之似。乃初學不可不歷之階級也。其繼又必

求與古人不相似。而不可但以摹擬爲工。觀顧亭林日知錄云。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况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之文。時有利鈍。若棄所長而師其所短。爲害尤甚。又云。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然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倣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亦未嘗似也。惜抱先生古文辭類纂序云。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迹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迹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又題懷寧江七峯

維爾

詩卷云。學古人

在得其神理。不可襲其面目。李杜詩不得其神理。殊成粗率。今亦無他法。但熟讀之。必求得其解而已。又須觀後賢所以學前賢之法。如學杜者。莫善於昌黎。昌黎豈遂偷杜一字一句乎。學李者。莫善於東坡。東坡豈遂肯用噫吁噉等調乎。學杜但貴得其雄渾處。沈著處。兀傲不測處。學李但貴得其豪縱處。灑脫自在處。飄逸處。又須將我之性情識解。學問運入。當其下筆。若不知有李杜然。茲乃妙矣。此又言摹擬而與古人太相似。究不可謂非文章之病。故不能不求其脫化也。昔董文敏公昌其論書法云。其始必與古人合。其後必與古人離。詩文書畫。蓋同一理。是以惜翁與方植之書。又嘗總論之云。大抵學古人。必始而迷悶。苦毫無似處。久而能似之。又久而自得。不復似之。若初不知有迷悶難似之境。則其人必終身無望矣。而管異之答侯念勤書云。後人爲文。不能不師

古。上者神合之。次者貌肖之。最下者販其辭。今足下作文一篇耳。而疊用陳壽進諸葛集表。漢書王莽傳贊。賈生過秦論。穀梁隱元年傳諸調。則似集古人之文。而其中不見已作矣。梅伯言書異之文集後。亦述其平生切磋之語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互見。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夫摹擬者。所以求古人之法度也。脫化者。所以見一己之性情也。周永年論文章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蓋由化而變。乃成家數。子產有言。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左傳襄三

年十一

文章亦若是矣。故欲見性情。必存面目。昭昧詹言云。古人皆於本

領上用工夫。故文字有氣骨。今人只於枝葉上粉飾。下稍又並枝葉亦沒了。文字成不見作者面目。則其文可有可無。詩亦然。又云。屈子之詞與意已爲昔人用熟。至今日皆成陳言。故選體詩不可再學。淺者專事

盜竊。不見自己面目。人人可用。處處可移。安得不令人憎厭。又云。欲成面目。全在字句音節。尤在性情。使人千載下如相對。數條義皆精。試觀韓文公自言欲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序其心之宗仰孟子可知。然考其文於孟子。果步步趨亦趨否。歐陽公自言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廢棄之餘。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記韓文舊本其心之宗仰韓子又可知。然考其文於韓子。果步步趨亦趨否。是以曾子固與王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亦論孟韓及歐公文章之所長。既云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又總結之曰。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

而歐陽子之文也。雖然古人學古之文。雖以化其痕迹爲妙。而精神要未始不與古人訢合無間。故班孟堅兩都賦序云。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尙風。而歸震川五嶽山人前集序云。夫西子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故曰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試讀之。未有不史記若也。方望溪古文約選序例云。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於三家誌銘。無事規撫。而自與之並矣。吾輩苟有志於成一家言。而卽古人之法度。以寫一己之性情。其所當用力者。不大

可知哉。

狀態

文章之狀態。非可一言盡也。昔人每因之品藻。古今鴻篇鉅製。蘇明允仲兄文甫說。嘗以風行水上之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喻文之所由生。其語至爲微妙。然既生之後。變態百出。亦有可得而詳言者。蓋韓退之答尉遲生書云。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古人文境之妙。不出此數語矣。蘇子瞻與謝民師推官書。又專論達字。其說云。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用修醴苑醞酬亦云。達非淺陋之謂也。

夫意有淺言之而不達。深言之乃達者。詳言之而不達。略言之乃達者。正言之而不達。旁言之乃達者。俚言之而不達。雅言之乃達者。故周漢之文最古。而其能道人意中事最徹。今以淺陋爲達。是烏知達哉。近世張文端公聰訓齋語論圓字云。天體至圓。故生其中者無一不肖其體。懸象之大者莫如日月。以至人之耳目手足。物之毛羽。樹之花實。土得雨而成丸。水得雨而成泡。凡天地自然而生皆圓。其方者皆人力所爲。蓋稟天地之性者。無一不具天之體。萬事做到極精妙處。無有不圓者。聖人之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藝一術。必極圓而後登峰造極。卽飲食做到精美處。到口也是圓底。曾文正家訓亦云。無論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無論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世人論文家之語圓而藻麗者。莫如徐陵庾。